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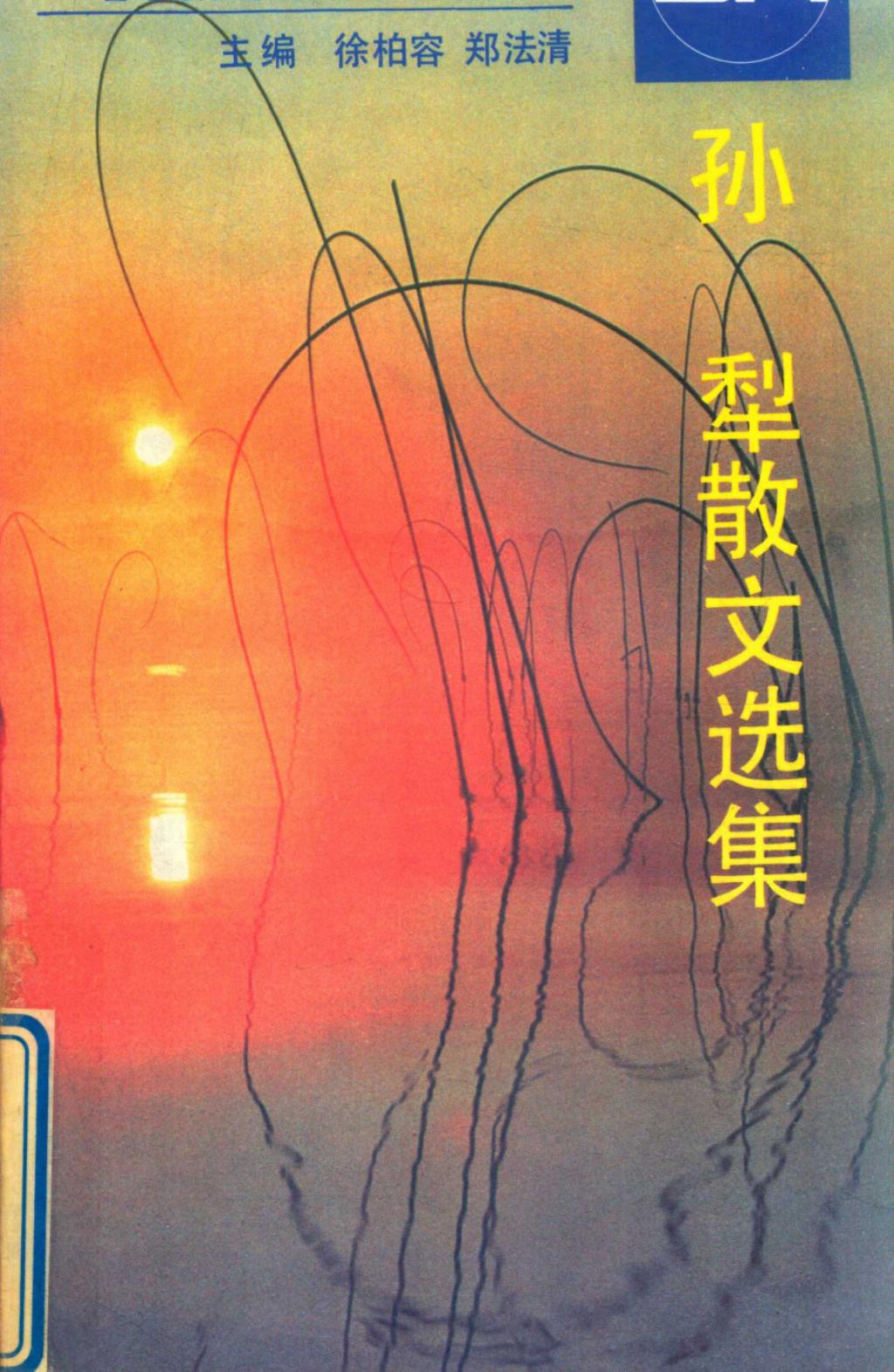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孙

犁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0436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柯 灵散文选集

唐金海 张晓云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柯灵散文选集

唐金海 张晓云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4 字数 1625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5000

ISBN 7-5306-1167-4/1 • 1069 定价：6.50元

内 容 提 要

柯灵曾坦诚陈说自己的创作，是“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以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支，人间哀乐为怀，”这其实也是他散文的追求和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本书所收的47篇散文，展现了作者卓立的风骨，清丽古朴的艺术风貌，读来神韵邈远，余味绵长。

序言论述了作者的创作和风格特点，供读者参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唐金海 张晓云(1)
巷	(19)
望春	(22)
夜行	(25)
狗难	(28)
野渡	(31)
路亭	(34)
古宅	(37)
文坛巨星的陨落	(42)
苏州拾梦记	(48)
窗下	(54)
罪恶之花	(57)
雨街小景	(64)
我要控诉	(68)
文人与妓女	(71)
西苓纪念	(73)
供状	(79)

伟大的寂寞	(84)
桐庐行	(89)
闹市的海鸥	(93)
萨克森瑞士纪游	(96)
岛	(99)
怀傅雷	(105)
团圆	(113)
我的人生旅行	(121)
悼赵丹	(128)
绿色的“南美巴黎”	(131)
文苑絮语续编	(136)
文品与人品	(138)
心向往之	(141)
《长相思》序	(147)
文字生涯第一步	(151)
无名氏	(160)
红泪	(166)
钱钟书创作浅尝	(174)
《柯灵散文选》序	(184)
《柯灵杂文集》序	(188)
遥寄张爱玲	(191)
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202)
龙年谈龙	(206)
早熟的悲欢	(211)
促膝闲话钟书君	(215)

散文的新走向	(221)
梦中说梦	(223)
回看血泪相和流	(227)
乡土情结	(238)
画意绵绵	(243)
现代中国历史风情画	(250)
神奇的时间	(253)

序 言

唐金海 张晓云

柯灵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曾坦诚自述自己的散文创作，是“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以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支，人间哀乐为怀，崇高闳远的未来为理想。”据此来考察柯灵当代的散文，我们不难发现：他风骨卓立，艺术历程和生活历程同样瑰丽多彩，他熔清丽古朴与生动典雅为一体的艺术风格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一、人格和文格

人格和文格，人品和文品，为人和为文，其内容大体相似。人和文的关系，历来为中外有识见的作家和批评家所重视。一个时期来，凡政治运动、金钱等一己私欲或“小圈子”功利在“人”和“文”之间挥舞着“插一杠子”之时，有不少人就会晕头转向、“人”“文”失节或“人”“文”分裂。考之文学史，脊梁骨易弯，文也就易烂，中外皆然。但同时文坛也确有一些硬骨头须眉和巾帼，一生人格铮铮，文格熠熠，为世人和后人景仰。

中国现当代文坛也不乏“人”“文”相得益彰者，柯灵就

是其中之一。他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1909年生于广州，二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随丢了官的父亲举家迁回家乡。家境从此中落。不久又过继给婚后一个月就守寡的婶母，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受尽族人和世人的冷眼和排挤。小学毕业，被迫辍学。柯灵自幼天资聪慧，更兼勤奋好学，十五岁经人推荐到小学任教，自此埋首于案前灯下，饱读于经史子籍之间，采撷于“五四”新文学之林。背诗颂文，学画习乐。在古籍深厚的基础上，又深得“五四”新学如鲁迅等的熏陶，于1926年9月写成处女作、叙事诗《织布的妇人》，稍后又写成《龙山杂记》等数篇优美的散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柯灵到上海，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崭新的天地展开了，柯灵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新的历程，也开辟了他文学创作的新的道路。柯灵先后进入电影界和新闻出版界，除参加进步电影活动和编辑《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和《万象》等杂志外，柯灵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电影评论、电影剧本、杂文、小说和散文，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为影界和文坛称道。投身爱国进步文化活动的柯灵，遭到汪伪政权和日本宪兵队的嫉恨和迫害，其间曾数次被列入黑名单，又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被严刑拷打，柯灵“耻于低首，不甘噤默”，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1949年春，柯灵由香港回国，开始了新的文学生涯。在尔后的四十余年中，柯灵以空前的热情、惊人的毅力和出众的才华，写成《不夜城》等电影剧本，撰写理论专著，创作日臻成熟、独具一格的优美散文。此外，还孜孜迄迄埋首于反映上海近一个世纪变迁的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的创作。其间柯灵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对《不夜城》的

狂轰滥炸和“文革”十年的专制主义对他身体和精神、自身和家庭的迫害和摧残，柯灵或虚于应付、或无所畏惧、或操守高洁，始终表里如一，始终“心怀国家之忧，人民之忧”，同样表现出了中国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著名评论家李子云文中曾借用叶稚珊贺季羨林八秩大寿时称誉季先生“无瑕人品，有骨文章”之语，云“我觉得这八个字用之于柯灵先生也非常合适”。^① 确为知人知文之精论。

如果说绘画是画家生命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也应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阅历、工作、地位、体质、气质、信仰、学养等必然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溶化在文艺作品的线条色彩、文辞句意中。由人见文，缘文见人，故丰子恺的人、画、文一气，钱钟书的为人、治学、创作相通，柯灵创作的散文也是与作家的人生道路一气和相通的，也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柯灵这种人与文的一气和相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人文有高格。大千之世界，万变之心理，事无巨细，情无大小，均可成文，关键是文章的品位。品位内涵丰富，却有优劣、雅俗甚至美丑之分。为人和作文一样，也有品位高下之别。品位上乘，自有高格。柯灵散文品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是一致的，始终与时代共同着脉搏，始终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主、自由、幸福息息相关，不计个人安危，不图一己私利，奉行的是献身哲学和凛然不屈的正气。三十、四十年代遭通缉、两次入狱。三十年后，柯灵又数遭大劫，更耳闻目睹文坛和社会的种种冤屈和不幸，

^① 李子云《文品与人品》。

家国之忧，古今之思，时代之任，又一直萦绕在心头，这时创作的叙己、怀人、记事、状物等散文，几乎篇篇回荡着忧国忧民的时代心声，其对历史、时代、现实的种种微言警语，其“忧时愤世之作”，“总不忘自己是一名战士”，“自有胆识”。^①当巴金“随想录”联翩发表，提倡“讲真话”，振聋发聩地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却遭到某些权势灼人者明里暗里的斥责和批判之时，柯灵旗帜鲜明地写道：“‘文革’暴露出一个严酷的事实：封建主义阴魂不散，而用华丽的革命辞藻装饰起来的封建主义，更比原生的封建主义可怕一百倍。这是几千年专横、愚昧、蛮性遗留的一次大爆炸。给‘文革’做总结，就是对后代子孙负责，对历史负责。”^②柯灵八、九十年代写的散文，依然与大时代、与“有不可违拗的意志的人民”共同着脉搏。这种为人、作文数十年如一日，不受金钱驱使、不为私情拘囿，视野遍及大江南北，大洋四海，揽国家、民族苦乐于襟怀，展古今历史忧思于笔端，有第一等襟抱，始有第一等文章，故其人其文自成高格。

柯灵人文的此等襟怀，还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创作上有骨格：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不吞吞吐吐，不为贤者讳，敢于独抒己见。当然五、六十年代，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和明哲保身的传统哲学的影响，柯灵也曾迷惘过、笔伐过、缄默过，但他从未以别人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也从未因自己罹难含冤而去乱咬朋友一口。更多的时候，柯灵总能文骨凜然——独步文苑、独立不倚、独抒己见。六十年代初“反修

① 杨绛：《读〈柯灵选集〉》。

② 柯灵：《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防修”的指令横扫文坛，创作界，理论界几乎是一片欢呼声，柯灵却著长文，大谈艺术的“真实、想象和虚构”、“给人物以生命”，认为艺术寿命的长短并不单一决定于主题思想，“关键问题，在于人物的个性，作家的个性”，进而强调作品“题材的多样，……人的精神领域的广阔性”。这些以优美的散文笔调写成的不趋时媚上，却又卓有己见的文章在当时沉闷的文坛不啻是天籁之音。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东风在文坛掀起了阵阵春潮，崭新的作品、新颖独到的文章如雨后春笋。但敢于触及几十年来在文学史上已成定案的一些“老大难”的“人”和“事”的作家毕竟很少，而柯灵写于一九八四年的怀念故人的散文《遥寄张爱玲》，就是一篇较早敢于触及“老大难”、也相当有见地的美文，在此之前，大陆似无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公正地评价过在四十年代的文坛有相当影响的女作家张爱玲。要么冠之以“反动作家”，要么干脆一字不提。柯灵以科学的观点，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文笔，记叙了张爱玲写作《金锁记》、《倾城之恋》“很快登上文坛的高峰”“红遍上海”的情景，以及与张爱玲的友谊，同时指出“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的张爱玲在海外创作的《秧歌》、《赤地之恋》等的失败，“并不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政治倾向”，其“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这是振聋发聩之论。柯灵的为人为文的胆识，柯灵的文骨，于此可见一斑。一九八七年柯灵曾在《〈墨磨人〉序言》中自云六十年来写作生活“非常艰辛”，“自问无可告罪的，只是我从来不敢冒渎笔墨的尊严，阿世媚俗，自欺欺人”。考其一生，确为心声。

二、广度和力度

中国当代散文作家中，大多数人虽不乏有数篇佳作，但总体上或是广度可观，力度不足，或是力度有余，广度不够，或是艺术上粗糙，不能生动地体现作品的广度和力度。而在作品的总体上兼有广度和力度、并且艺术上也达到较为完满程度的，为数却不多。柯灵的散文在广度和力度上虽不似鲁迅等人的精湛和深刻，但也自有建树，在这一方面也具有散文大家的手笔。

六十余年散文创作生涯，足迹所至，耳闻目睹，反映生活的面极为广泛，大至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人类文明史上千百年争民主自由的一幕幕，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小至一盏灯火、一封短简、一本画册的序言，无不牵连广袤、视及大千。其中篇章，千姿百态。有现实的真人真事的描绘，有历史的就古论今的抒情，或寄情于《巷》、《雨》的“恬静”“冷寂”，或记游于德国勒斯泰依和阿根廷的“深远”、“奇丽”；《龙年谈龙》，纵横捭阖，境阔意深；《戏外看戏》，放眼中西，指点人生；更有叙事怀人、即事即景之作，旁及中外，针砭古今，世俗百相，人情心态，《流民图》的惨象，《小浪花》的欢欣，一一跃然纸上。柯灵的散文，不啻是一幅广阔的生活、历史和心灵的写意长卷。

广中有力，广中求深，柯灵的散文的突出成就更在于揭示生活和历史的力度。所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一九四九年后，柯灵在欢欣地描写新人新事新面貌的同时，也能尖锐地揭示时代生活中的阴暗和弊端。《小浪花》记叙一位杰出的民间艺人的不幸命运，因毛泽东观戏时偶尔说的一

句好评而重见天日，作家显然有感于历史运动对艺术人才的摧残，尖锐地指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常常决定于领袖人物信口出之一句话，这是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悼赵丹》动情地回忆三十年代与赵丹同事时的情景，对赵丹在病榻上写成的、飓风似地震动文坛、政坛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明确表示了对该文“主要论点”的赞同，认为“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对长期来左翼文坛上一些极端的文化人奉为天经地义的、最敏感的观点严肃地进行思辨和责问。类似以上一些振聋发聩的内容，在柯灵最近几年的散文作品中时时闪光。

一个时期来，在评论作品内容的力度——尖锐性和深刻性时，一些评论文章往往不顾及全篇的完整性而习惯于以作品中作者几句锋芒毕露的议论或体验人生的一段哲言为立论的根据。这样的分析是无力的，因为它违背了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优秀散文的力度，总是与作品的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的粗糙、呆板和生硬，必然导致思想内容的苍白，浮浅和无力。现当代散文史上，有力度的佳作，莫不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如鲁迅的《牺牲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茅盾的《雷雨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寄小读者（十）》，徐志摩的《泰山日出》，陆蠡的《囚绿记》，巴金的《“文革”博物馆》，洛夫的《一朵午荷》，余秋雨的《牌坊》等。柯灵在这方面也自有其突出贡献。他的《路亭》和《回首灯火阑珊处》、《龙年谈龙》、《戏外看戏》、《第三个十年》等，均为有力度的佳作。即以《龙年谈

龙》为例，全篇仅二千五、六百字，入题自然；由龙谈及十二生肖，句句谈生肖，又句句谈人类社会；几笔带过之后，又转以“龙”字为中心，说古道今，诗、文引譬，古今人物、历史、民情风俗、文学艺术，直至《封神榜》、《西游记》、《柳毅传》、《海瑞罢官》以及秦始皇、唐太宗、魏征、哪吒和“叶公”好龙、“登龙术”等作品、人物、传说，莫不被作者艺术地编织在文章之中，谈古说今，涉笔成趣，在娓娓叙述、谈天说地的同时，笔锋顺势而下，顺理成文，画龙点睛，意在言中，或讥讽奸佞，或指点迷津，或醒世格言，或针砭时政。全文以龙贯穿首尾，收放自如，文气相贯，文意疏通，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水乳交融，令人称绝。

三、真情和深情

“艺术就是感情”。^① 这是对诸多艺术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概括。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即使那些成功的，偏重于说理的散文，字里行间，立论构思也应流露着、潜含着或跃动着作家或鲜明或复杂的感情。无情、矫情必然导致散文的苍白和虚假。冰心老人一九八九年就曾深情地回忆说，在她写的一、二百篇散文中，只有那篇回忆母亲的《南归》，“不敢轻易翻看，一看就会使我惊心，使我呜咽”，为什么？因为那文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从我血淋淋的心中流出来的充满了血泪的文字。”^②

柯灵以叙事记人和随感说理的散文居多，其中不少篇

① 《罗丹艺术论》。

② 冰心：《话说散文》。

什也写得情理并茂。时下有一些说理的散文，虽然章法严谨，文句洒脱，也不无独创之见，但总有硬巴巴、干乎乎之感，缺少动心动情的艺术魅力。其因皆在“用情”不足或不善于在偏重于记人、说理的散文中写情。柯灵在这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写大学者钱钟书的两篇，偏重于评述，而又能情动于中，不少段落的字字句句浸透了作家发自内心深处的对钱钟书的由衷赞美，其评价之睿智灼见在文坛已博好评，其评说之深情和行文之情理并茂也每每使人动心动颜，请读文末一段：

宁静，透明，热闹场中无份。不爱交游，但对人温厚，在是非爱憎之外，从不恃才傲物，拣佛烧香。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一一逊谢。他唯一热衷的是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它。像一条静穆的大河，不管夹岸的青山，平远的田畴，嵯峨的城廓，冷落的村庄，也不管丽日和风，雷电雨雪，只是不舍昼夜，汤汤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鱼虾荇藻之利。

可谓知人之论，也是情理并茂的美文。

如果说写钱钟书等作家、学者的几篇重在评价作品又兼以记人，柯灵散文中则还有一些重在描叙人物又兼以述评的佳作。这类散文虽含说理成分，却更见感情。老作家与已故的驰誉文坛的翻译家傅雷“交游三十余年”，情深意笃。一篇《怀傅雷》，千古传真情。读后抚卷，令人唏嘘激荡、感慨沉思。老作家在对傅雷为人治学、交友等叙评的同时，行文紧扣其命运和性格展开，选择最动心、动情的个性特征和细节，寥寥几笔，令人动容拍案。“文化大革命”伊始，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柯灵被无端投进监狱。即在当天的“半夜里，我